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政典典

第一卷目錄

政政總部彙考

書經

禮記

周禮

大乙星天乙星天

星圖考

庫樓衛軒星南門星圖考

招搖星樞星陣星

星圖考

積卒星圖考

河鼓星天行星元鎮石

星圖考

畢宿四星

星圖考

畢宿四星

星圖考

畢宿四星

星圖考

畢宿四星

星圖考

畢宿四星

星圖考

畢宿四星

星圖考

畢宿四星

星圖考

畢宿四星

政政典第一卷

政政總部彙考

書經

禮記

周禮

大乙星天乙星天

星圖考

庫樓衛軒星南門星圖考

招搖星樞星陣星

星圖考

積卒星圖考

河鼓星天行星元鎮石

星圖考

畢宿四星

星圖考

畢宿四星

星圖考

畢宿四星

星圖考

畢宿四星

星圖考

畢宿四星

星圖考

畢宿四星

星圖考

畢宿四星

星圖考

畢宿四星

告其多寡之數也

祖可知受命于祖則命于祖可知受命于祖則

某始于朝則宜薦先後之大受命受命受命

之大受命者則其自故者故其耳釋棄于學而告之

者以學者文德之地也德成武之事于其文德之

地告以成武之功則用武以文成以德而已

月令

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戍不起不可

從非始母變天之道非稱兵之理亂人之紀

天地大德曰生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

危事不得已而乘寇可也兵自我起以殺戮之心

逆生有之氣是變易大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而

紊亂生人之紀殺矣其殃也宜戒焉兵自起而不可亂

由而不可變理可循而不可絕紀可叙而不可亂

又

孟春之月不可以與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

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擾衆毋發令而得以妨農

之事也水澤盛昌則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又

孟秋之月正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以迎秋于西郊還及賁軍帥式于朝天子乃命將

帥選士國兵簡練後身任有功以征不義誅暴

慢以明好惡順後方

簡練簡練而練行之也事任有功謂大將有已

試之功乃使之率其軍也事者因其罪誅者數

其人殘下謂之暴慢上謂之慢順服也好惡明則

遠方順服

周禮

夏官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鄭鑄曰者爰有罪輕重不一至用兵以來

必聲其罪左氏曰有鐘鼓曰伐一聲其罪也賈氏曰下文惟賦賢者民言伐此通言伐者皆以兵

加其境

○鄭康成曰馮制乘陽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

○鄭鑄曰代本注說營字謂誦其爵命則其未也

使強更弱更尊者人之苦楚然未免向主文罰

之相制告官如有若果之者用兵治之使若告

果然不能逃其罪也

○李慈銘曰言之謂揚聲

令以明其受使之旨

○賦賢者民則伐之

○鄭鑄曰伐如伐木之伐去其根木勿使再生

○李賢注以民賦之更不義民者非所恃者之

不仁聲罪而伐顯表大之

○舉內陵外則壇之

○鄭鑄曰舉內則為絕下國中後外則壇每十四

鄰不可以為君宜除而去之如除地為壇壇

鄭康成曰壇壇如同碑之上前記曰壇之宛

之施壇之宛壇以出其君更其其賢者劉統

中曰連者時會發於以誅之也

○野民散則制之

○鄭鑄曰王者量地以制也度地以居民為諸侯

○鄭康成曰能保其其大也故謂之使小如漢制諸

侯王都足也漢都張氏曰先王知禮義本原起于

稼穡之際故于農事常先天子之政諸侯助成王

祭臣之詩因其歸而戒以農事由此故也先王

巡四岳諸侯之責忌其處如十地辟田野治

其罰如十地荒無田野不治夫或諸侯之事吳

魯于新會之勤制諸侯之實謂吳先王田野之政

先王之忌可知矣

○貢固之服則侵之

○鄭康成曰貢猶恃也固險可保為固也不服

不事人也○鄭鑄曰侵如侵于之鄉之侵說者

為粗曰侵又云漢曰侵謂略以兵加之蓋得險者

必坐而困敵國攻險者必至于殺人之侵以兵

使知險之不足恃乃控制負固之長策

○賊殺其親則止之

○鄭康成曰止之者洗而誅其罪上斷記曰止殺

也○鄭鑄曰止者止賊之殺○明是不知力

人倫者也止者則其罪之序定其罪應少等此

而殺之可也

○放獄其君則殘之

○鄭康成曰放逐也殘殺也上斷記曰殘滅其為

惡

○犯令廢政則料之

○鄭康成曰犯令命也上斷記曰犯令者違命也

○陸政者輕政上不備也杜之者任其使不得與鄰

國交通○鄭鑄曰犯令以請侯而抗天下之命廢

政以諸侯而長天子之權

○外內亂為敗則滅之

○鄭康成曰亡前此曰亡人倫外內無以與上會

敵不可親自討則滅之也

○星宿

○圖考

○陸星宿在乙申中庚人帝神上十人神和風雨水
旱兵馬候雖依前史所定所作之圖也
按史記天官書不載按前書宋史天文志與星經
按步天歌人之乙申中庚人帝神上十人神和風雨水
大乙

按星經在紫微宮門外右偏角每人帝之神主戰圖

知古

按史記天官書紫微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杓若見若不見陰德或曰天乙按晉書宋史天文志皆與星經同

按步天歌見上 按新法略書同

天槍

按星經三星在北斗柄東上天鋒武備在紫微宮石以御難石氏星讚備非常之變也

按史記天官書紫宮左三星曰天槍或動搖角大兵起按晉書天文志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也故在紫宮之左右所以禦難也按宋史同

按步天歌搖光左三號大槍 按新法歷書表四

天格

按星經天格五星備非常之變也

按史記大官書繫宮有五星曰大德動搖所天則兵起按晉書大文志天棊五星在女林北天子先驅也主分爭與刑罰藏兵亦所以禦兵槍棊皆西門備非常也

按步天歌廚下五個天搭宿 按新法曆書表回

太陽守

按星經在西北主大臣將備人下不處事

按史記天文書下載按晉書天文志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主賊不虞以武備按宋史一曰在下台北太尉官也在朝少傅行大司馬者按步天歌太陽之守曰勢前一個宰相太陽側按新法曆書表同

元戈

按羣經元戈一星在招搖北一名臣戈

按史記天官書杓星指兩星一爲外盾天鋒在杓
搖南一名元戈按隋書天文志元戈二星在杓搖
北亦名與搖搖同按宋史作一星

按新法曆書表同

庫邊街 上北是行

1

圖方
庫樓

按星經座樓二十九星座樓十五村十五星衛四星

按史記太官書軫南轅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星星角若金衆及不具無處車馬星有按諸書天文志庫樓一星其六星爲庫南四星爲樓在角南一日天庫兵車之府也旁于五星三二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衛也主陳兵按宋史同

按古人歌肆樓上屈曲明樓中柱有十五星三

相聚如磨形其中四星別名衡 按新法曆書表一
二三四五屬金水六七八屬金木九十一一二俱
缺衡四星俱屬金水柱只作丁星俱屬金木

十

按星經不載

按史記戶官書亢南兩大星曰南門 按晉書天文志南門一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不守兵 按宋

史同

按訪天歌南_門樓外兩屋橫 按新法曆書表同屬

招搖 星機四 軍陣車 星騎官 一
七 五 星車騎 星騎陣將軍 星騎

10

Figure 1

•

•

經濟策編戎政典第一卷戎政總部

按星經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爲御馬官漢中四星

天駟旁一星名王良爲天駟子急共也

按史記天官書星經曰 按晉書天文志王良五星

星在奎北星經曰中天王良事御官也其曰星曰天駟

旁一星曰王良爲天駟子急共也其曰星曰天駟

旁一星曰王良爲天駟中駟中駟中駟中駟中駟

按步天歌五個星王良星 按新法曆書表同俱

屬金土

策

按星經策一星在王良前爲天丁樓策御馬公王良

策馬車騎滿野 按晉書天文志王良五星

按史記天官書王良五星御馬車騎滿野 按晉書天文

志王良前一星曰策王良五星御馬車騎滿野 按晉書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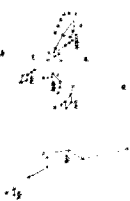
在王良旁若移在王良前星馬後是謂策馬車騎

滿野 按宋史同

按步天歌星經上策一名 按新法曆書表同亦

屬金土

策馬車騎滿野



圖考

策馬車騎

按星經圖 按史記天官書星爲策馬 按隋書天文志策二星

爲天駟上苑牧驪牛世給郭祀亦爲興兵動衆

按步天歌三星不勻在一頭 按新法曆書表同

二屬火土三火

天天將軍

按星經圖

按史記天官書不載 按晉書天文志天將軍才

星在策北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天將也

按步天歌策上將軍一僕 按新法曆書表同增

一個圖以下

策馬車騎圖



圖考

策馬車騎

按星經圖 按史記天官書星曰策馬車騎爲兵工之職 按隋書

天文志策八星主邊戍主下歲其大星曰天駟一曰

邊將一曰爲之圖也

按步天歌星經曰又八星出 按新法曆書表同俱

屬火

附圖

按星經圖 按史記天官書星曰策馬車騎爲兵工之職 按隋書

天文志策八星主邊戍主下歲其大星曰天駟一曰

邊將一曰爲之圖也

按步天歌星經曰又八星出 按新法曆書表同俱

屬火

按星經圖

按史記天官書星曰策馬車騎爲兵工之職 按隋書

天文志策八星主邊戍主下歲其大星曰天駟一曰

邊將一曰爲之圖也

按步天歌星經曰又八星出 按新法曆書表同俱

屬火

按星經圖

按史記天官書星曰策馬車騎爲兵工之職 按隋書

天文志策八星主邊戍主下歲其大星曰天駟一曰

邊將一曰爲之圖也

按步天歌星經曰又八星出 按新法曆書表同俱

屬火

按星經圖

按史記天官書星曰策馬車騎爲兵工之職 按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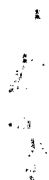
天文志策八星主邊戍主下歲其大星曰天駟一曰

邊將一曰爲之圖也

按步天歌星經曰又八星出 按新法曆書表同俱

屬火

紫微垣圖



圖考

紫微垣

按星經圖

按史記天官書參為白虎小三星開直曰尚羅為虎首才孫旅事 按隋書天文志尚羅三星為三軍之候行軍之祿府本係旅散散萬物 按步天歌三星相近作殊案 按新法曆書表同屬火水

今在近代星圖中位置



古今圖書集成

圖考

參宿

按星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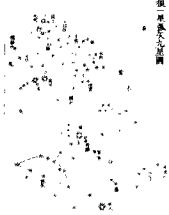
按史記天官書參為白虎三星也者為衡不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按晉書天文志參三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銀鉞主新刈又為大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為九澤故不欲其動也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二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曰右肩上右將東南曰左足下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應七將中火二小星曰伐天心都邪也 按步天歌總有七星齊相侵兩肩雙足三為心伐右三星足裏深 按新法曆書表同參伐皆屬土氣

軍井

按星經圖

按史記天官書不載 按晉書天文志平井東南四星曰軍井行軍之井也軍井朱建將不亡渴亦取此也 按宋史主濟師疲乏 按步天歌軍井四星并上吟 按新法曆書表同俱屬水一

大銀星參天三星圖



圖考

孤天大銀

按星經圖

按史記天官書參有三星曰銀鉞今有四星曰孤直俱 按隋書天文志銀一星在東方東南銀為野將主侵略臣有常不欲變動也孤星在銀東南天可也木備盜賊常伺於銀 按步天歌直一銀光連并左邊九個野孤一矢挺射頭銀角 按新法曆書表同大銀屬火木孤火一二三四五六屬土七八火屬金

經濟彙編戎政典第一卷戎政總部

第七四一冊之〇四葉

星宿四星圖



圖考

鬼宿

按星經

按史記天官書鬼宿四星。按隋書天文志鬼宿五星。天目也。主婦明察。竊賊。東北星主助東南星主橫兵。西南星主積。自西北星主獲金。主中央為積尸。

按步天歌四星四方似木橋中央口者積尸氣。按新法曆書表同。五。廿。廿。太日。

星

按星經

按史記天官書不載。按晉書天文志。韓魏西四星曰耀耀者烽火之曜也。遠近之警候。按步天歌鬼十四星是耀位。按新法曆書表存一星屬火水三。四。表圖。

星宿



圖考

星宿

按星經

按史記天官書七星類為員官主急事。按隋書天文志主星一名天都主衣家文繡又主急兵守盜賊故欲明。

按步天歌七星如鉤斜下。按新法曆書表列一二三四皆屬金。五五六七屬。

星



圖考

星宿

按星經。按史記天官書。轸四星主風。按晉書天文志。轸四星主水。主輔臣也。主車騎主載。并有衆出入皆占於轸。

按步天歌四星恰與輿相近中間一個長沙子左轸右轸附兩星。按新法曆書表俱同屬金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政典

第二卷目錄

政典總綱提論

易經

書經

春秋四傳

禮記

周禮

儀禮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政典第二卷

決政總綱提論

易經

書經

春秋四傳

禮記

周禮

儀禮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元史

上九擊策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用禦寇不

也

家計

九居室之終也當家極一時人之愚蒙既極如

苗民之不卒為寇亂者當擊之然九居上剛

極而之中故成不利為寇治人之策乃禦寇也肆

為食養乃為寇也

師卦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師白丈人九

困生重也委一師之為困重子一貞是委又曰師

以發民為事死生存止繫焉豈能无咎釋曰丈人

白之剛吉而谷可无咎

家計師象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曰剛能左右之也一陽

在下之牛而陰為所以能也則以衆正則王者

之師矣夫卦體師貞曰本義提出一以字一陽在

上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剛壯之至西專制之

也然乃而止則為王貴之師曰之微有不正則

為霸者之師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正民從之吉又何

咎矣

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有危迫順

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

旅之與本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足以民

悅而從之也此毒害師曰剛中而應有險而順

此為將之道蓋不剛則無威嚴而不足以服衆通

剛則衆人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委任王事亦

不能有成功此所以貴也剛中而應見危而為

戰是事不得已而與師動衆等降臨此師師曰

貴乎行險而順也 雲峰胡氏曰毒之一字見得

不若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

痼醫無不輕用也其指深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吉子曰吝民命衆

艱才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

衆矣艱者艱難也艱者艱合一艱則為比則

族黨之長役則為卒伍族之衆容之畜之於无

事之將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象即此式也

初六師曰以律否威

師切師之始也說言出師之義及自師之道在軍
國與師而合義理則法以律也也者以律統本
暴而動苟動則以義則雖亦因道而克勝
因剛決民害義出在行師而律謂聚令節制行
師之道以義合師制為本而以統制於衆不以律
則雖善亦因離便將提督內應也制謂無法而
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律法也
否威謂不善也其在之利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
謹其始以律則吉否威則凶也否者當謹始而守
法也

象曰師出以律未得律也

九二在師中无咎三錫命

師師封惟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
正應乃師之主專制其兵者也而專制其
事唯在師中可曰古金將開外才事習專制之在
師專制而得中造故吉而無咎若專制而為下
之選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且師之道
威和戰則吉也戰之重其善則能成功而安
天不敵錫命命於三也九事至於一者極也
六五在上既專而在復得其能故蓋雖不利則成
不果而不信也為吉在師中吉言曰剛中
之福在師中以為吉建矣兵曰九二即師
之丈大也曰剛極柔得師之中无過不致故吉天
咎獨與封爵同也

象曰在師中吉未戰也三錫命懷萬邦也

建安臣氏曰上者用兵得已禍殺其本心
故二錫之命相在於後義後而而已

六二師或輿尸

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有者也而不惟其才德兼
不中止師旅之事任當專一既以剛中之才為
上居位必專中事乃有成功若改更使衆人之
內之道也輿尸衆主也當指二也以下居下之令
故敗非是軍旅之事任不專一現敗必矣輿尸
謂師低撓敗輿尸而歸也以居居陽才弱志剛才
中不止而也非其分故其象吉如此式則師或
輿尸伊川說為衆主如何來才自從來有輿尸血
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說自少時未曾講訓
只讀白才特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郭先生學皆作
輿尸說甚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尸而
歸之義宋峰胡氏曰劉一陽在上而衆陰蔽之
有得輿尸象此又其言師低撓敗之因乃見師
之成敗生先皆繫於將九二剛中可以用師六四
未止猶能全師以退六三不中不止才未志剛輿
尸而歸其四何如哉象山楊氏曰師之成以衆
尸也衆尸之象命不一而無功失因之道也六
上與衆陰輿尸也故輿尸師度之師不立輿
尸雖郭氏曰輿尸之師雖為將而令出遂穿
郭之謂師為將而不收

象曰師或輿尸夫天功也

六四師大无咎

如此全師以退戰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
如此全師以退戰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
如此全師以退戰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

象曰大无咎大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說言楊氏曰若戰者不
必進而退亦進也馬之班師等又之退舍足已使
高而不以言大常不渡戰線於何有宋峰
胡氏曰念人以道為悅故敗而退亦師之常
也

六五田獲禽則大元吉

五居位與師之主也故言與師任將之道師之
與必以道戰獲禽者謂敵人之生氏之害不可懷
宋然後卒辭以永之若禽獸人於田中牧畜稼穡
於春而獵取則戰取之如此而動乃得大元吉若輕
動以毒天下其咎矣矣執言宋辭也明其罪而討
之也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有禽也任將師之道當以長子師師二在下而
為師之上長子也若以弟子與主之明而為難正
亦四也若凡非長子者若自古任將不專而散
覆敗者如管仲文都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
是也六五用師之主不顯而中不為兵勇者也
敵敗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
占利曰獲禽而大元吉也說言楊氏曰九二也第
三四也也或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
天使小人不若則是使之與主而敵敵雖自亦
不克不亡也厚厚焉氏曰焉之苗苗之徒有
屈臣之徒與自處實以來其伐有罪必斃言不

但略條以後也
○雲時略曰：「使守衛民命之亡此國家」之安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師上師之終功之成也人若以而命實有功也則
○國封之爲諸侯承家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象曰：長子帥師，中行也。易字與口使不當也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奉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人從其上也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征伐處多是因時聖人原不曾著意只是有此象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六大有命則國家承以爲鄰大承受也小人勿用

革封

衆曰薄土於地幸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衆聚則有事物聚則有事故故聚衆而戒也除謂閉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建貨丘氏曰天生五材謀能方其用兵衆也去兵亦亂也若上當羣衆之世而除戎器非若武也特

戒不虞而已聖者之制鋒鏑鎗鎗金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廢文景高唐之撫至

羣兵顯武以事四裔又立平康之義子既濟卦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濟之將以兩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衆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

衆曰三年克之應也

衆言德以見其事之至難在商宗爲之則可尤高宗之心則寬於於民也

未濟卦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剛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爲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氏曰既濟伐鬼方面憂其德者既濟世利非靜也未濟伐鬼方面得其資者未濟之世利非動也

隆山陳氏曰既濟之離之上也未濟之四離之下也一又止當濟離之離故象計伐得既濟言高宗未濟期受命出征有年

雲峰胡氏曰震僅也臨事而懼未濟者必濟矣

戒命上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衽惟干戈在櫜厥

甲冑所以衛身也輟動則有起戎之憂干戈所以討有罪也嚴於名躬者戒其所輕動

三虞一曰食二曰貨三曰色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貨八曰師

師者除殘禁暴也百在甲冑之謂已故居大上克政

其克政諸戎兵以勝禹之迹自天下至于海岱罔有不服朕用文王之武克乃揚武王之大烈

諸治也帝國戎服兵路也勝甘也高述焉服焉勝也方四方也海未聞焉也焉揚威而服不服也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德誠有德以治兵之威焉武曰周公之訓諸其所警得無後世奸人易功之也乎曰周公治兵之訓德勿誤德供之

後什獄之問尚恐一刑之誤止六師諸衆之合其數不審而戍衆十推勿誤德供之心而率克其兵戎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曰公非然上則兵乃其要而德之曰德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於謙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

古人治兵乃所以強其後世則兵乃所以召兵陳氏惟言曰治平無事之將乃禍患之所自起苟安於逸樂樂於自強則禍備之義由是而益顯觀

說之如由是而生故曰公告戒以此引事君君以躬兵衛武者此也

康王之誥

太保暨內邦咸是相傳皆稱拜稽首曰敢敬告天上

皇天改卜邦政命惟聞文武聖王受命若克慎西上惟斯聖王事萬國訓誥先王訓教敷授人休今生

敬之哉故王師暨環我祖家命

自王也夫豈大師大伐武備無窮我文武職

難兼之革命也故曰此若導王以尚威武者

者幾乎成之世多諸事安知無志切不詰爾文

兵奮揚武烈則野地皆治而後退之漸已免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開公於立政亦聖賢見之復世

唯先王克志祖文之歸上卜苟安後生才力不

言兵亦異上召公之夏夫可勝焉哉曰新安陳氏

曰周以仁厚立國是成之入其流弊易至今飽而

弱弊政雖甚於康王之後復德已近於一再降之餘則召畢諸公之讓以未變上未熟之何矣正如

太公言德德聖後者此也康王之下昭王即有

紂紂是也之復與召公之言過也哉此皆召公非聖哲也康康生之辭

春秋四傳

鄭伯克段于鄆

春秋隱公六年夏六月鄭伯克段于鄆

公在傅見之者謂之也殺之則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而向人鄭伯之惡母殺之之義之如何

與而之不以言者鄭伯之平也利以不辨者當國也

其地何當而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

是當國不地也不當國而在外亦不地也

是當國兒者何能也何能也殺也何以不言殺見

段之有徒來也段第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段世
子母弟曰其目其為弟也段中世也而弗弟
弟公子也而弗謂公之也段殺公子也而弗謂
段而弗謂伯也何其士師謂其弟也心積德
丁殺也其弟也何其士師謂其弟也心積德
爾其之也然則謂伯者其何之懷中而殺之云
道也

胡傳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謂當博命
公子呂馬士帥則當權將出車一有車則當權帥
者咸無權焉而專曰師伯是罪在伯也魯以為不足
又言曰克段于鄆克者乃尋之詞子何弟路人乎
驅逐之為已盡矣夫君親無將殺將以弟逐兄以
伐君必必之罪也莊公特不勝其母而爾為縱釋
叔段移于莊公華注言足大輕重哉曰其當武公
存之時當欲殺矣及公既沒妻其國君嫡母上
內段曰釐多不居于外國入又悅而歸之恐其終
將殺已為後患也故授之人已而不為之所縱使失
道以至于此然然後以叛逐討之謂國人不敢使妻氏
不敢主而人叔屬難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
伯之志也不致以善齊人推其內為使自姓與于
而不倫也况以惡齊人倫使陷于罪因以窮于手春
秋推見至隱言其意以日人心示天下為不可
以私亂也

晉人入向
春秋隱公四年夏五月莒及入向
公羊傳入者何行而不居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也

無射帥師入極
春秋隱公四年夏五月無射帥師入極
公羊傳無射者何無射也何不以氏氏為氏莊
始滅也始滅降于此下而此矣而此則賜為始乎此
此始也始賜為始始賜為始之始也且滅也其言
入何內大惡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為易以入人為志者
大亦人之矣子稱氏者滅何姓也
胡傳左氏曰莒子庚午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及
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戊也春秋者曰莒人入向此
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有逆
而不順莒人入小國也無射不氏七賜矣也其者帥
神用大衆也非天命而入國也還其私意見諸侯
之不臣也擅興而行討不加焉見天子之不君也據
事也書其自見矣

鄭人伐衛
春秋隱公二年冬十月鄭人伐衛
胡傳按左氏鄭其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
伐鄭取廩丘至是鄭及伐衛討治之亂也凡兵聲非
致討曰伐將帥授境曰侵南兵相侵曰戰據其城邑
曰圍造其禍曰入從其朝曰遷敗其宗廟社稷
曰滅諸道而勝之曰敗諸道而行之曰取輕行而掩
之曰襲已而進之曰追擊兵而爭之曰戍以弱敵
強而能左右之曰以言詰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害
敗曰戰害敗以取特權其害為君國也征伐天子之
大權今鄭無天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終
怨于不齊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

此處屬於我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春秋隱公四年春三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地也取邑不書此何門書
始始也也
穀梁傳曰莒伐取牟婁也諸侯相長取師以是
始故謂之也
胡傳取者收奪之名牟婁邑也聲事我人而襲奪
其出故特書曰取以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于受之
天子下傳之先所以示宗廟之典禮也舉上不作
諸侯故惡強有多家數據弱者曰以侵削當是時有
取其故地者士宜于可然倫公當取濟西田矣成公
當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也而不謂于入上以正
氣理而得三爭奪雖取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
春秋之義不以謂易亂故小書曰取止其本之意也
上二小書入與入向而大書不加焉至是伐國取
邑其暴甚矣

宋公孫侯祭天衛人伐鄭
春秋隱公四年夏五月公孫侯祭天衛人伐鄭
胡傳春秋之法孫侯祭天見役者皆謀在衛而以宋
主兵何也而書鄭侯祭天見役者皆謀在衛而以宋
勿言可也而鄭侯祭天見役者皆謀在衛而以宋
陳桓桓桓公孔于沐浴而鄭侯祭天見役者皆謀在衛
以公曰
告夫三子者子曰以言從人夫之不取不吉也
三子者不可子曰以言從人夫之不取不吉也
則鄭有罪鄭罪起則鄭先殺而後問司宋宋雖不
恤也何有於鄭之難飲外州而與其邪我宋人欲

春秋隱公四年夏五月公孫侯祭天衛人伐鄭
胡傳春秋之法孫侯祭天見役者皆謀在衛而以宋
主兵何也而書鄭侯祭天見役者皆謀在衛而以宋
勿言可也而鄭侯祭天見役者皆謀在衛而以宋
陳桓桓桓公孔于沐浴而鄭侯祭天見役者皆謀在衛
以公曰
告夫三子者子曰以言從人夫之不取不吉也
三子者不可子曰以言從人夫之不取不吉也
則鄭有罪鄭罪起則鄭先殺而後問司宋宋雖不
恤也何有於鄭之難飲外州而與其邪我宋人欲

滅天理非天之所為也故以木公為首諸國為從示
諸亂臣討賊乎必先治其黨黨之法也此義行為焉
者孰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大伐鄭

春秋四年秋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大伐鄭

公羊傳鄭者何公子驪也何以不稱公子說為鄭
與賦公也其與賦公奈何公乎驪昭乎驪公謂驪公
曰自建安乎諸侯說子蓋終為君矣驪公曰否吾使
修賢選君將老焉公子驪恐若其言聞乎相於是謂
相曰吾為子口驪矣驪曰吾不反也相曰然則奈何
曰請作難驪公於鍾巫之祭為賦驪公也

鄭者何也公子驪也丑不稱公子以也駝之
也何為駝之也與於賦公故駝也

胡傳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宋乞師公駝之羽
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
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漸之
弗許其辭而弗許其義也驪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
無君之心兆矣夫天子公卿大夫士皆為貴戚之卿者其極
根固難離於其姓之卿况驪已使主兵而乃命乎
驪公不能離之故早驅其兵而驅之師也足以
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譏履霜之戒存
秋立義焉何謂秋義而不責也若曰驪師會伐
鄭豈不曰子再辟四國何其詞費不煩也言之重
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焉為四國公尊復會師同

伐無罪之邦豈定亂君之賊惡之權也言之不足而
再言畢人之情見矣大地造物止上運其神春秋刑
跋聖聖者其意再序四國而謂亂臣之法歟

衛師人鄭

春秋隱公五年秋衛師人鄭
公羊傳鄭為己言師帥或曰不言師帥將衛師義稱某
師帥將師帥少稱將衛師師衆稱師將師帥士稱人
君將不言師帥者其重者也

較梁傳人者內弗受也鄭國也將年師衆曰師
胡傳師帥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於其衆而稱
師者知齊師宋師曹師城郭之類是也亦有其衆而
稱師者楚滅陳蔡公王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
也有惡其無召不義而稱師者天子師以侯陳蔡及
齊國鄭之類是也衛召邇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
固本恤民而厚衆聚戎大之國先君遺矢奪師
入鄭者其衆也

鄭人鄭人伐宋

春秋隱公五年秋大月鄭人鄭人伐宋
胡傳按左氏宋人取鄭曰鄭人告子鄭曰請君梓
於宋敵臣為道則至兵者邪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
乎鄭之上凡牙序上不以國之小大從鄭之常也而
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鄭州吁告平
宋以伐鄭師與此同而聖大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
擯鄭之大法也凡諸亂臣討賊必深絕其黨

宋人伐鄭

春秋隱公五年冬十有一月宋人伐鄭開長葛
公羊傳已不言開此其言開何強也

較梁傳伐國不言國邑此其言開何也入之也伐不
敵時敵不遂奔誅不舉邑邑人馬牛馬曰使斬樹
木焚宮室曰伐

胡傳鄭者環其城已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遂
城守不至於斃年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
鄭邑何罪乎至鄭國不此而書取子後宋人之惡彰矣

宋人取長葛

春秋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公羊傳外取邑不責此何意也春秋久也

較梁傳外取邑不責此何意也春秋久也

胡傳宋人恃強圍邑人殺入衆取非所自其罪著矣
在子朝不能施大伐之威在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
鄭大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
主無五王下無方伯而鄭方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
法言不可勝訴以天理言不責之積著矣和穆公屬
國上與夷使其子馮出居干嘉瑞公悅立邑焉而民
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若上兵以驪公之罪重也
明年春伐鄭而隳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
不可解矣驪公之不令終皆一朝一夕之故故託此
類言而責其後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
理之不誣者也

公伐鄭

春秋隱公六年秋公伐鄭
胡傳春秋設計曰伐按安公伐鄭為未討也下人
先取鄭田故鄭人入其郭鄭鄭父斯元年開於昧
矣鄭人何罪乎豈特託託為說以伐之禍絕之善伐

非主兵者皆有言可說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為未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鄭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勝之器不待貶而自見矣

羣帥師會齊大夫鄭人伐宋

春秋隱公六年夏羣帥師會齊大夫鄭大夫伐宋

公羊傳此公子驪也何以不稱公子駘為駘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胡傳驪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少師固請而行公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諸軍之變却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叛行由小難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不移制之於未亂也

公敗宋師于菅

春秋隱公十年夏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左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子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

辛巳歸于我君于謂鄭莊公于是乎可謂正矣以壬命討于趙不食年主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口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其也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例春秋錄內而略外于外大惡書小惡不書于內大惡諱小惡書

穀梁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棄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諱而日之也胡傳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

非其有而取之蓋也魯為隱于取之中實有重焉若成公取郕則襄公取郕則公取郕皆實人之郕而經其朝亦不書曰取郕謂魯有重焉者光也故取郕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宋不書戰而取之者為十歲與戰而北貶之也皆陳曰駘駘駘曰敗

宋人祭大衛人伐戴

春秋隱公六年秋宋人祭大衛戴鄭伯伐取之公羊傳其言伐取之詞易也其言何因其方也因誰之方固人祭大衛人之方也

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胡傳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二國之師非矣杜預在政正也以戴戴兼齊也莊公蓋齊克殺殺取正師固州吁而人許能以齊勝可知矣故莊師子多多方以禦之也四國已關起來其舉一舉而兼取之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主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齊人鄭人入郕

春秋隱公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穀梁傳人有內事受也日人惡人者也鄭國也胡傳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而鄭人

王會齊鄭人鄭討進王命也臣氏謂宋太以公子馮在鄭故一國受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違王師不出稱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謂違王命則不書人矣人者不顯一辭也苟以爲難訓則齊鄭天國於討鄭何難哉

公及齊侯鄭伯人許

春秋隱公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春秋隱公十有一年秋十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人許

胡傳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子遣使來聘魯而宋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葬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聘罪二也樂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桓與兵甲為宋而伐鄭為鄭而代宋罪三也山川主田各有行守主受之人王下傳之先而取也及防人勳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禮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務則不禮之殃豈特加于惠成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體而自強于尊魯有禮軍之經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于後以大達言則感應之理明矣玉可不察也

齊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春秋桓公五年秋蔡人衛方陳人從王伐鄭

公羊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王許伐鄭也鄭同許之國也在于冀州于是不服公大王病矣

胡傳得左氏王會鄭伯取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之賊子錫馬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大者何書則天命也何用則大也王會鄭伯取鄭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為非大司也故不稱大故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秋若而自宋來修其莫之許政天下不怒人理所不容也而直書未聘而莫之許

鄭伯不朝其辭曰也何為憤積自將而攻之也侈此師以加宋魯謹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通大理而稱伯之也既滅天子以端不失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天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子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不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二綱軍政之大舉人萬事政子春秋而書注若此皆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春秋桓公丁年冬十有一月有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齊衛鄭來戰不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侯侯救之鄭公子起有功焉齊大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人怒諸師于齊齊大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侯侯先書齊衛不辭也

公羊傳鄭有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怒于近近乎聞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續內言敗言戰乃敗矣

殺梁傳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言戰言戰則敗也下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

胡傳春秋加兵于魯矣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侯侯而以來戰為文也兵可暴敵危事聖人之所重也故暴敵亂敵加于己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得追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桓立天下大惡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自謂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謂會于濮以濟其意會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舉兵致討援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帥其師戰不魯境尚焉知類也此春秋之

所必諱而不行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不郎鄭人主兵而什齊稱用吁于兵而先來

公及鄭師伐宋

春秋桓公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及鄭師伐宋一來戰于郎

左傳遂帥師而伐才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兵無信也

公羊傳戰于郎此其言我何辭嫌也恐于嫌嫌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續內不曰戰言戰乃敗矣

殺梁傳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不郎也于代此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胡傳戰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戰于鄭而無厭屢盟于魯而無信者也一國聲其罪以效討故書曰伐宋宋大之罪則國可伐矣然取其意以立誓者魯桓也責其方以無國者鄭矣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

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自不曰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大也甘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公及齊侯宋公衛侯鄭人戰

春秋桓公十有一年春二月公衛侯鄭伯己及齊侯宋公衛侯鄭人戰于郎宋公衛侯鄭伯己及齊侯宋公衛侯鄭人戰于郎宋公衛侯鄭伯己及齊侯宋公衛侯鄭人戰于郎

左傳宋多責戰于鄭鄭不獲故以紀魯及齊與宋新戰戰于書所戰也也鄭大來請修好

公羊傳戰于郎內不言戰此其言我何辭嫌也恐于嫌嫌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續內不曰戰言戰乃敗矣

殺梁傳宋公衛侯鄭人戰于郎宋公衛侯鄭人戰于郎宋公衛侯鄭人戰于郎宋公衛侯鄭人戰于郎

從外行外戰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怒于近近乎聞

鄭亦連宋鄭何以地地也

殺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戰稱師重來也其不地于紀也

胡傳左氏以為鄭不滅公羊以為宋魯戰殺梁以為紀與齊戰紀者據詳文內兵則以紀為公而先不鄭外兵則紀為齊而先不周則取紀之說

蓋齊紀者世雖也齊人舍三國以改紀鄭鄭紀而與戰戰而不地于紀也不然紀鄭亡于服何敢將

紀為土則也後為無道加兵丁己必有引召者躬已事體機辭驗之文昭下得局局則因其材據故先以守工諸諸人王个告諸方伯連宋與鄭國之請侯

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懷其戰言已紀之道乎方則德動則相新小國懼大國而幸齊焉賜之始也且伐鄭而丁鄭雖勝而齊天敗而滅公紀

大不度德不量力不敵詞輕與齊戰焉之復者依君之視與聞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

以紀為王右德用時自治之意也

宋大以魯人蔡人衛人陳大夫鄭

春秋桓公十有四年冬十有一月宋人以蔡人蔡人衛人陳大夫鄭

殺梁傳以者下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胡傳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志也宋志鄭天之

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鄭恐魯大之伐已故以楚師

伊齊蔡蔡之拘已故以吳子伐蔡蔡病于吳蔡